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一

曾子問

此篇多論喪祭之事芮氏城曰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

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此言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也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裨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諸侯之卿大夫絺冕及玄冕也束帛十端五兩也等階

之級也祝聲三祝為噫歆之聲者三噫是歎恨之聲
歆是欲其歆饗之義皆以警神聽也某夫人之氏也
几筵在殯東特設也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也
曾子問曰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然亦有吉凶雜出
之時若君薨而世子生處此當如之何孔子曰古者
未殯弗告既殯則告於殯殯在西階而羣臣朝夕臨
之位在東階下將告則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
階之南變哭位而近殯也羣臣皆服衰大祝獨裨冕

而執束帛以接神故祭服也升自西階盡等而不升堂位酌其遠近之中也命毋哭告神宜靜也祝聲三既警神聽而後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明繼體也升堂奠幣於殯東几上哭而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而不踊盡一哀乃復朝夕臨之位遂朝奠如常儀時則小宰升堂舉幣而埋之兩階之間告殯之禮如此案喪之皋某復祭之噫歆皆古人命鬼之辭也夫禮以辨吉凶吉凶雜出而處之悉當豈非天理自然

之節文乎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此言世子生三日名之以見殯之禮也子拜哭踊奉

子者拜哭踊也凡踊三度為一節孔子言至三日則衆主人卿大夫士悉至西階下列位如初告子生之儀大宰大宗與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服祝先進子從大宰大宗為詔贊君事故後從當是時子自為主故不從攝主入殯宫門哭者皆止子升自西階不忍從先君之阼階也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亦北面祝為噫歆之聲者三既警神則名子以見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少師奉子拜稽顙哭祝宰宗

人在堂上衆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者哭踊爲三節者三然後降而盡反其朝夕之哭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爲三節者三襲衰杖朝奠而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之神蓋三日見殯之禮如此

案世子之生所以祇承廟社統壹臣民也踊襲衰杖則戒乎其爲子告五祀山川則正乎其爲君矣三日負子曰也因負子名之喪禮畧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

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此言葬後世子生之禮也禰謂父殯宫之主也曾子問曰如君已葬而後世子生則又如之何孔子言未葬而告於殯已葬則告於禰斯時也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焉三月乃見既見乃名於禰因以名徧告及於社稷宗廟山川孔子曰既葬無尸𥫱惟有主在漸神事之故以廟名而曰禰不云櫺主者葬竟則喪之

大事已畢故自還依大宰之禮也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也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此言諸侯朝覲將出之禮也祖禰皆奠幣以告互文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聽國事也牲鄭注當為制令如字五官五大夫典事者不云曾子問

因上起文也孔子言諸侯當朝覲之期而將適天子必先奠幣而告於祖禰之廟裨冕以聽國事命祝史徧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又戒命國家之五大夫使無廢弛其職事而后行行必軷祭而後出告者不過五日近則就告遠則望告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及其反亦如之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令諸侯往朝為天子將廟受故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鄭注謂制

幣一丈八尺陳氏祥道曰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此言諸侯相見將出之事也五廟大祖之廟與二昭二穆也孔子言若諸侯相見亦必告於禰廟服朝服以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及所過山川而亦命國家之五官祖道而出迨其反也必親告於祖禰更命祝

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至於聽朝而入則禮成矣案注

疏諸侯朝天子著冕服諸侯相朝惟著臨朝聽事之

服山川所不過則不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

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

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

輕禮也

此言並有喪葬之事也次謂大門外之右平時待賔

之處殯鄭注當為賓今如字曾子問人生或不幸同時而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其先後之次當何如孔子曰以父母言之葬先輕而後重奠先重而後輕禮也自母啓殯以至於葬皆不設奠行葬之時柩車出大門即行不以悲哀不忍之故暫停於次為父喪在殯也葬母而反設啓殯之奠以告於父遂營葬父之事其虞祭也必先父而後母禮也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案孔疏云

不奠謂不奠父而唯設母啓殯朝廟祖遣之奠是奠先輕也疑經謂母自啓及葬諸奠皆不設而遂行葬并門外亦不哀次是謂葬先輕耳辭於殯即啓殯之奠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宗子大宗也孔子言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惟宗子不然雖七十無無主婦蓋族人之婦不可以無所統若非宗子則雖無主婦可

也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孔氏曰此亦謂大宗之無子孫及有而年幼者否則可以傳繼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此言冠子逢喪之事也冠者謂賓與賛禮之人內喪同門也曾子問曰如將冠子賓與賛者已及門與主

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則將如之何孔子言若門内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於廟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可以冠但禮至三加之後應設醴以禮冠者今則三加而不醴徹去待賓之饌埽除舊位使潔淨更新然後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方氏慤曰冠禮内喪則廢義有所屈也外喪則冠義有所伸也然雖冠而不醴以變常而為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

此言將冠未及期日而遭喪之禮並及父沒後之冠禮也酌而無獻酬曰醮冠禮醴重而醮輕醴亦無酬酢而異者三加之後總行一醴醮則每一加行一醮

凡三醮也孔子既答曾子之問又言將冠子未及期日而遭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著喪服而加喪冠以其俱為成人之服也曾子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天子賜以或冕或弁之服於大廟受賜者榮君之賜歸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醮無冠醴若改冠則當醴之今既不醴是不改冠也惟孤子除喪而冠

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則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乃饗冠賓及贊者葢以除喪而用吉禮也案内則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謂可冠昏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齊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尚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惟父母之喪年幾二十不

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六月既葬乃冠此記又有父沒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亦不盡因喪而冠則齊功可知當闕疑以俟知者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賔賔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此言喪祭簡畧之事也練小祥祭也不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孝公隱公之祖曾子問曰祭而旅酬禮也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是惟小祥之祭為然聞之小祥主人練祭但致爵於賓賓不舉此爵而行旅酬禮也若大祥則可矣昔者魯之先君如昭公方練祭而即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已大祥而猶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案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也

致爵者特牲禮尸止爵之後主婦致爵於主人主人致爵於主婦也主人西階上獻賓賓卒爵主人酌酢北面酬賓賓奠觶於薦南主人獻長兄弟衆兄弟内兄弟畢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乃取所奠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於尊各舉觶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算

爵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此言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也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

衆反者反而上也曾子問大功之喪可以與他人饋

奠之事乎孔子言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

蓋據為所服者饋奠而言曾子不悟此旨乃曰不太

輕已之服而重於為他人乎孔子答云非此為他人

之謂也凡殯奠主人悲哀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

諸臣皆斬衰則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

奠士則朋友奠若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

則反取大功以上之人也孔疏云大夫子及家臣皆

斬衰子不親奠家臣辟天子諸侯不得饋奠故惟遣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弔服加麻則朋友也或曰不足則反之謂相授於階上復出取也公食大夫禮先者反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此言為所服者得與於祭而并釋輕喪重祭之疑也
祭謂虞與卒哭之祭曽子問若已有小功之喪可以
與於祭乎孔子仍據所服者荅之言何但小功自斬
衰以下與祭禮也曽子曰不太輕喪而重祭乎不知
使服重者與喪祭正所以重喪也故孔子曉之曰天
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大夫則齊衰者與
士祭若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孔疏云知與
祭為虞卒哭時非練祥者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

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此申言有喪服者不得與祭也祭謂吉祭廢猶除也曾子問若相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孔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

得自祭其宗廟又何得助他人之祭乎又問喪服始除或可以與於在殯饋奠之事乎孔子言方說哀即與奠是忘哀太速非禮也若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其或可也案曾子以凶事相因疑得助奠而孔子以非禮斷之知除服猶不得相為則知有喪服者決不可與於他人之祭矣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此論昏娶遭喪之事也吉日謂昏期也某之子某字是伯父之名使某致命某字是使者之名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矣而女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

孔子言此時壻當使人往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然凡弔彼為父喪則此稱父名彼為母喪則此稱母名若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其親而嘉期尚遠則壻之伯父使使者致還其許昏之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恐繼此不得復為兄弟故使某致命言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女氏聞命許諾而不敢嫁其女禮也壻既免喪女之父母使請成昏壻猶弗取而後以女

歸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則致命於男氏者禮亦如之羅氏欽順曰壻弗取免喪之初不忍遽從吉也女氏再請壻曰有先人之好在又重之以嘉命敢不敬從而后嫁之所謂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也案此與舊說異而於義為長壻弗取者猶戚戚乎爾蓋不親迎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此言逆女在塗者遭喪之變也服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曾子問親迎女既在塗若壻之父母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女當改其嫁服用布為深衣縞為總以奔舅姑之喪若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鄭氏曰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女反奔喪服期案既嫁之女所以降其父母之本服者義無兩重也若在塗而反則猶未嫁也鄭注以為服期疑未是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言處喪與昏之禮也曾子問如壻親迎在塗女未至而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男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入大門改其嫁服服深衣於門內之次改服畢然後

即位而哭曾子問如是則昏禮燕飲停矣除喪之後不可復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祭過時即不復祭者禮也况輕者豈可反於初乎案除喪不復昏禮黄氏以終廢見舅姑與廟見為疑所謂禮者注云同牢饋饗相飲食之道非廟見及見舅姑之禮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来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此言昏禮之重也孔子言昏禮者女之終婦之始也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當其嫁女則其家三夜不息燭者以思相離不能寢寐故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當其取婦則其家三日不舉樂者以思嗣親不無感傷故也成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沒則三月見於廟祝辭稱曰某氏來婦言來為婦也必擇吉廟見以祭者以婦應供養舅姑故成其生時盥饋之義也案舅姑有偏沒者崔氏曰厥明婦盥饋於其存

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此皆謂適婦若庶婦則不饋
亦不廟見張子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焉亦
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其可以事宗廟
與否於此時決之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
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

此言未成為婦者既死之禮也皇大也曾子問女若

未及廟見而死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是則不遷柩而朝於祖廟亦不祔主於祖姑之廟壻為之服齊衰而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仍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廟見者未得成其為婦也或曰此未廟見而死謂舅姑皆沒者若舅姑存則厥明見於舅姑舅姑醴婦而授之室不可謂未成婦也死當葬於男之黨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此言女子昏禮之變也曾子問取女有吉日矣而女死則處之如何孔子言壻當齊衰而弔以曾請期也既葬則除之未成婦也若有吉日而夫死則女亦如之案鄭注謂女服斬衰或謂女在家從父禮不貳斬亦當齊衰也三月未廟見尚曰未成婦方有吉日而死即服之哭之於義為疑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者齊

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此言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也亟數也曾子問喪有孤廟有主禮也喪有二孤廟有二主亦禮也

與孔子言在天無二日在土無二王祭之嘗禘郊社其尊無二上明乎廟之必無二主則無疑於喪之必無二孤矣我未知其為禮也古禮師行必載遷廟之主於齋車示有所尊也昔齊桓公亟舉兵作假主以行反而藏之祖廟廟有二主實自桓公始也至於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既辭之而不獲命遂為主客入弔則主宜拜賓康子尊卑不等但當哭踊而已乃立於門右北面

當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哭之時而亦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能辨也今之二孤則自季康子之過也案注疏鄭國之君弔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唯君荅拜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

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此言行師而載七廟主之非也齊車金路也曾子問古者天子親征其師必載遷廟之主行乎孔子言非獨行師也天子廵守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凡事禀命所以明有尊也今乃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

矣蓋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皆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然耳老聃為多聞古禮者吾聞之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至卒哭成事改題而後各反其廟若諸侯大去其國則大宰取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諸侯祫祭於祖則祝迎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之出入必蹕止行人而不敢瀆即天子可知矣蓋老聃之云

如此案吳氏澄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之主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親者也君將出行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必於齊車者方氏慤謂有齊敬之心是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此言無遷主者奉命以行之禮也曾子問古者師行必載遷主固也若無當毀之廟則將何主乎孔子曰是則主命焉耳曾子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凡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在廟之祖禰告訖遂奉此幣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是則已受命而神實憑之每至停舍之處先以醢脯奠此幣玉而后就舍反必告於廟設奠既卒然後斂此幣玉埋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此主命故也黄氏震曰主命者主在廟而

受其命以行不以主行也益可見齊桓作偽主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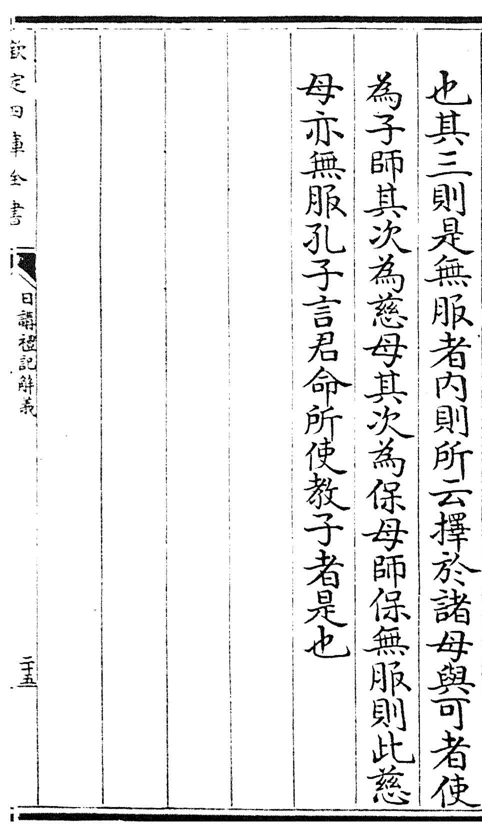
非禮矣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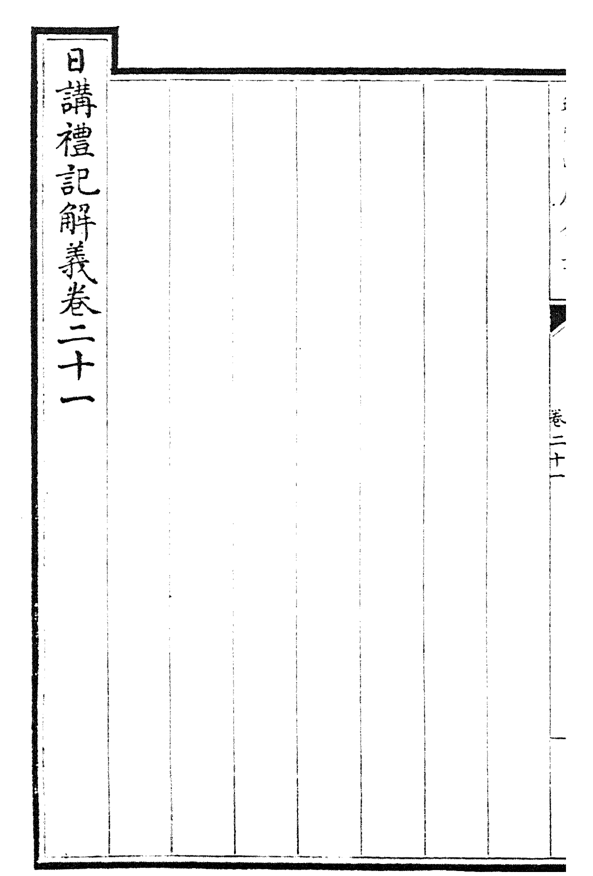
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此言諸侯之子於慈母無服之事也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謂庶子王為其母攷家語作古者天子喪慈母練冠以燕居子游問喪慈母一如母之服禮有之與孔子言此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乃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乎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者性行良善及其死也公弗忍而欲喪之有司據禮以諫曰古禮慈母無服今君而乃為之

服是逆古禮而亂國法也君舉必書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昭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蓋是慈母之服公固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乃自魯昭公始也案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



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是無服者内則所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孔子言君命所使教子者是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二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

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此言行禮有故而不得終之事也旅見衆見也色衣
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兵則
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盾中央用鼓曾子問
若諸侯衆見天子已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
孔子言有四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大廟火日食后
之喪雨霑服失容則旅見之禮廢日食乃天變之大
者其象為陰侵陽諸侯皆在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

方色與其兵示奉時事有所討也若天子之大廟火則諸侯亦從天子救之不以方色倉猝不及備也不以兵無所用兵也曾子又問若諸侯相見既揖讓入門而不得終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六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天子崩君之大廟火日食后及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相見之禮廢焉矣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

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
廢
此言有故廢祭之事也接捷也曾子問若天子有嘗
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設矣而適逢天子崩后
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曾子
又問簠簋既陳猶祭前也若當祭而適有日食大廟
火之變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牲如已殺則減畧
節文務在速祭而已矣如牲至而猶未殺則廢以有

事於日與廟也案接祭取速祭之義於日食而郊社五祀固有可行若大廟方當禘祫而火則以救火遷主為急祭似當廢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此言五祀之祭之變禮也侑勸也酳食畢而以酒嗽口也孔子言五祀外神不可以私喪久廢其祭惟天

子崩未殯則其祭不行俟殯訖而後祭其祭也迎尸入坐尸三飯巫祝不更勸侑使滿常數攝主酌酒酳尸尸卒爵而不酢如是則止矣此殯後祭五祀之禮也自啓殯往葬至於反哭亦不祭五祀俟葬訖而後祭自獻祝以上其禮皆行惟獻佐食以下仍闕此又葬後祭五祀之禮也案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今以大夫少牢士特牲之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諸侯之祭十三飯天子之祭十五飯也不言

嘗禘郊社者三年之喪嘗禘不行而祭必俟吉若天地社稷則既殯之後未葬之前皆越紼而行事無殺禮故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此言諸侯當祭遭變之禮也比及帥循也曾子問若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設矣而適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此惟有廢禮而已自薨以及於殯自啓以至於反哭皆率循天子殯後葬後祭五祀之禮𥘉不言郊禘諸侯不得郊與大禘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

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士當祭遭變之禮也曾子問若大夫有宗廟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而不得成禮其廢者有幾孔子言有九曾子請問之孔子言如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此九者禮皆廢惟門外之喪自齊衰以下皆行以地異而服稍輕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祝不

復侑主人酌酒酳尸尸不更酢主人如是則止矣大功服輕其禮稍備至十一飯之後主人酳尸尸酢主人則止矣小功緦又輕其禮較備維時尸祝佐食俱在室中至十一飯之後主人行獻尸獻祝獻佐食之事則止矣士又異於大夫雖緦麻亦不祭所祭者惟於死者無服則祭案所祭於死者無服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謂己雖服緦於祖禰則無服皇氏侃曰從母雖於己小功於父則無服亦不廢祭推

此則如繼父無後者爲之朞亦不廢已之祖禰之祭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虚乎

此言有重服者不得弔人之事也曾子問人子在三年喪服之中可以弔哭於人乎孔子言三年之喪即至於小祥練祭猶不羣而立旅而行爲其苟語忘哀也君子之行禮也以飾情故内外欲其相副苴㐲經杖爲至痛飾也若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失之虚妄

乎蓋弔哭宜哀忘己哀則服為虛若心存己哀而往哭又於弔為虛也豈所謂禮以飾情者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此言親喪弗除之事也曾子問大夫士有親喪可以除之矣而適逢有君服焉則其除之也當如何孔子言有君喪服於其身即不敢為親成服夫初喪尚不得成服而終喪又何除焉此所以雖過時而弗除也至君服既除然後舉行殷祭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本屬至痛今因有君服而遂弗除以致其終身之憂不亦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以其時過時弗追舉者禮也君子居父母之喪非弗能過於哀而勿除也

恐其踰禮制而不敢也故四時之祭過則不復追祭者禮也案殷祭孔疏謂小大祥祭張氏謂宗廟之盛祭觀下經有殷事則歸是月朔月半薦新之奠皆不廢即不廢二祥之祭可知蓋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所謂祭不為除喪是也此殷祭當是新主初入廟之祭天子諸侯因乎禘祫大夫士亦必𥙊祭其高曽祖禰故謂之殷祭過時弗舉過時不祭言禮有所止以見喪服不可不除之意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此言臣子於君親之喪當各致其哀而曲盡其禮也殷事朔望及薦新之奠也曾子問如君薨既殯臣在

朝夕哭臨之位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家治喪惟君有朔望薦新之奠乃之君所朝夕則否又問如君既啓殯臣在送葬之列矣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當歸哭親喪復反而送君之葬俟葬畢乃歸治喪事又問如臣於君喪未殯而忽遭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人君五日而殯此時當歸殯其親而後反於君所家有殷事則暫歸於家尋常朝夕之奠不親

涖而使人攝之大夫則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若大夫往君所其內子為君殷事亦必之君所惟朝夕則否鄭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君未殯而有父母之喪其哀雜則主於君內子大夫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賀氏循曰君不厭臣故君殯而父母喪有歸之義案此章舊說悉以君親對推之而亦不盡然蓋喪以未殯既殯既啓為三節未殯則尸露既啓則棺露

最爲嚴急之時惟旣殯差緩耳殯前襲斂諸事是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故君之殯君之子親之而臣特從之父母之殯則必其子親之若如孔疏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將恐尸蟲出戶而抱痛無窮揆之不奪人喪之義其不然審矣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此言謚由尊者出之事也誄以定謚謚必由尊者而後定則名分正而美惡皆得其實是故賤不誄貴者之行幼不誄長者之行禮也天子至尊無二故大臣於南郊必稱天以謚之自天子而外若諸侯以同等相誄即非禮也而况賤之於貴幼之於長乎蓋誄者累列其生時行迹以作謚也大夫請於諸侯諸侯請於天子天子則若受命於天然亦有誄而不謚者鄭注特從其多者言之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此言君喪外歸之事也椑親身棺也闕謂毀宗也所毀宗殯宮門西邉牆也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而以椑從君薨於外則其入當如之何孔子言其時若已大斂而供殯服則子從柩宜著麻

弁環經疏衰繐屨苴杖柩毀宗而入升自賓位之西階此蓋親將殯而以事神之禮事之也如方小斂則子首唯著免身亦唯著布深衣以從柩而其入自門升自主位之阼階此則親未在棺而以事生之禮事之矣凡此乃君與大夫士之達禮無異節也鄭注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升自西階於此正棺而服

殯服既塗而成服君已小斂主人布深衣不括髪者行遠不可無飾案周人大斂於阼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以便大斂殯於西階故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就殯

曽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曽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此言送葬聞喪之事也封窆同曽子問有如君之喪

既引矣而臣忽聞父母之喪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君柩既窆即歸不待嗣君既返而後返也又問如父母之喪既引及途矣而忽聞君薨則處此當如何孔子言此時惟有遂送親柩既窆即改去所著之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其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

常事

此言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也大夫之牲以少牢為上故曰上牲孝子謂宗子介子謂庶子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曾子問如宗子為士而庶子為大夫則其祭也如之何孔子言為庶子者當以應用之上牲而就祭於宗子家之廟祝辭則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歲之常事所以貴祿而重宗也張子曰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

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明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
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此言庶子攝祭之禮也厭厭飫神也假當作嘏謂祝致福慶之辭綏周禮作墮墮尸即席取菹擩於醢祭於

豆間及祭黍稷肺令尸自綏祭而主則否也辭猶告也孔子言若或宗子有罪居於他國而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辭則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歲之常事凡禮之畧於宗子有五焉尸起佐食徹薦俎設於西北隅謂之改饌所以飫神令攝主不厭祭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避正主故不旅酬不受嘏不綏祭當祭之初尸未入祝必告神曰孝孫某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令不敢備禮故祝辭不及配也所謂

不旅者主人酬賔之時既布奠爵於賔俎之北賔坐取此爵奠於俎南即不舉之以酬兄弟助祭之賔亦不歸以俎肉宿賔之辭曰宗兄宗弟宗子以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辭蓋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也案以祭之次序而言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嘏不旅不厭祭此從祭末至祭初逆陳之見攝主非正也鄭注云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為陰厭尸謖之後為陽厭此不厭不陽厭也攷特牲少牢

禮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饗神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改饌也饗神改饌皆以飫神鄭注訓為厭飫是也即以為陰厭陽厭則儀禮並無明據下經云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孔子明言厭祭為殤設也宗子之殤有陰厭凡殤與無後者有陽厭孔子特為曾子言之非謂凡吉祭皆有陰厭陽厭也吉祭之饗神改饌謂之厭祭可也謂之陰厭陽厭不可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此言重祭之事乃支子不祭之變禮也若義之若順也首本也曾子問如宗子去在他國不識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言家有子孫不可乏祀其祭

宜哉曾子又請問祭之禮當如何孔子言庶子無爵不得祭於宗子家之廟亦不敢自祭於家但當望墓為壇以時致祭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得以祭於家祝辭稱子某而不稱孝子某庶子沒則稱名之禮於是而止蓋其子為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之祭者不本此義而率意行之故祇見其誣於祭也案鄭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謂宗子無爵不

立廟或宗子無罪居他國先以廟從也方氏慤曰庶

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

故雖可祭而又殺焉蓋聖賢之論宗法其謹如此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

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此言祭必有尸之事也曾子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

故問祭必合有尸乎若不立尸而厭祭亦可乎蓋祭

初尸未入祭末尸既起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祭成人而死者必有尸以成人威儀具備宜立尸以象之也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於同姓孫行之適者惟祭殤不立尸而厭祭以其未有成人之威儀也若祭成喪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其可乎徐氏師曾曰祭成人則既有尸而又厭祭殤則但有厭而無尸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

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此言祭殤之禮也陰者室西南隅謂之奥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正與牖對以其光明故曰陽祔當為備肵敬也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陰幽者有厭於陽

明者曾子問祭殤禮畧何以備此兩厭乎孔子言是
蓋殤而分為之祭非殤而備為之祭也殤有宗子庶
子之不同宗子雖尊殤則無為父之道而庶子不為
之後也但其卒哭後之吉祭不用祭殤之特豚而從
成人之特牲以隆之而已至平時祭殤之禮所殺於
成人者有四焉凡祭佐食者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
之令祭殤無尸故不舉凡尸食之餘主人敬尸而歸
之所俎令無尸故無所俎太古以水行禮後世重古

而設之名為玄酒今以殤降故無玄酒凡事尸禮畢出立戶外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無尸故亦不告是之謂祭殤之陰厭以其在室中陰暗之處厭之也其他庶殤及庶子之無子孫者若是宗子大功以內之親則於宗子家之祖廟祭之與祭宗子之殤畧同惟其祭必當在室中明白之處尊於東房與宗子之殤為異是之謂祭殤之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

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
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張氏曰室以奧為尊故
宗子之殤厭於奧方氏慤曰陽尊陰卑宗子之殤曰
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
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
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

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

此言葬引至遂而逢日食之事也堩道也凡柩北面而出道右謂道東反復也數速同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曾子問如葬引

至塗而值日食則將變常禮而且止乎且不變而遂行乎孔子言吾嘗見其事矣昔者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逢日食老聃因令某止柩以就道右并止哭以待日之變動俟日光復常而後行蓋以為此禮也反自葬所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而貴乎速葬者也今也日有食之而不知其食已之遲速則豈若遂行之為愈哉老聃曰凡諸侯之朝天子必見日而行逮日止舍而設奠於行主大夫之奉使亦見日而行逮日而舍皆以防

患也故柩亦不蚤出不莫宿其有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若日食而既安知其不見星而如之何其可行也且君子助人行禮不可使人之親或病於患難吾聞諸老聃如此云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此言使臣客死招魂之事也曾子問如臣為君出使他國而卒於舍禮有公館復私館不復之文凡國之待使臣而為有司所授之舍即公館己何以有私館而謂之私館不復也孔子曰禮固有難明者善乎子之問也其有非君命所使而卿大夫士之家私相停舍者曰私館若公家所造之館與公命所使停舍之處則曰公館禮云公館復此之謂也方氏慤曰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凡公命所使舍客者即公

所爲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此言葬下殤之事也土周一名堲周輿猶抗也與舁同義機者輿尸之牀無足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

兩旁鈎之史佚周初良史曾子問周人以夏后氏之
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但以衣斂尸而置於機不用車
載衆手舁之以往惟塗邇故也若去墓之塗遠而不
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不識其葬也當如之何孔子
言吾嘗聞其事於老聃矣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
也葬而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名公勸之曰何
不棺斂於宮中而以車行史佚曰吾敢乎哉名公為
之言於周公周公曰何不可者蓋禮有從權而無害

於義故史佚行之是下殤之用棺而衣之棺之自史

佚始也戴氏德曰七歲以上至生三月殤之以日易

月哭之朝夕葬於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董氏曰

以日易月謂本期易以二十五日本大功易以十三

日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

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此言為尸敬尸之事也弁爵弁也凡尸服死者之上服令為君尸而弁冕者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也曾子問若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已受君命而齋戒越宿矣而有齋衰門內之喪則處之當如何孔子言當出舍於公館以待行事事畢然後歸哭而不以凶干吉者禮也因言尸既弁冕而出卿大夫士遇之皆下車尸亦必式而禮之出必有前驅為辟道也案尸必取於適不敢以卑者憑吾親也必取適之有

爵者不敢以賤者憑吾親也此御大夫爲尸於公是

同姓之公族若士大夫則取適之無爵者辟君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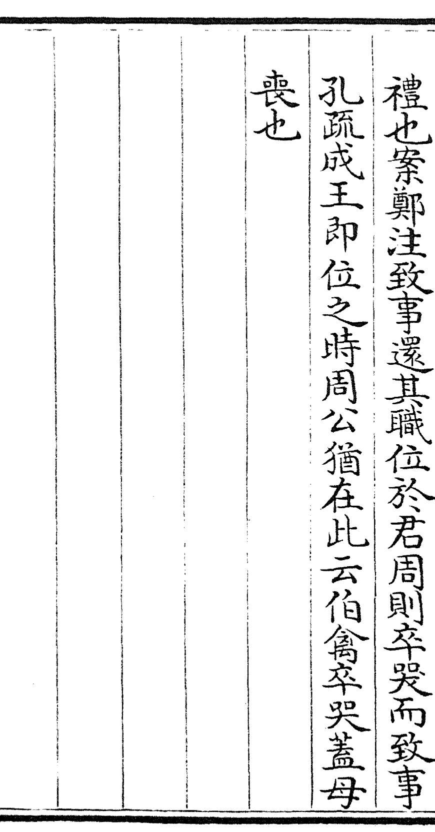
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

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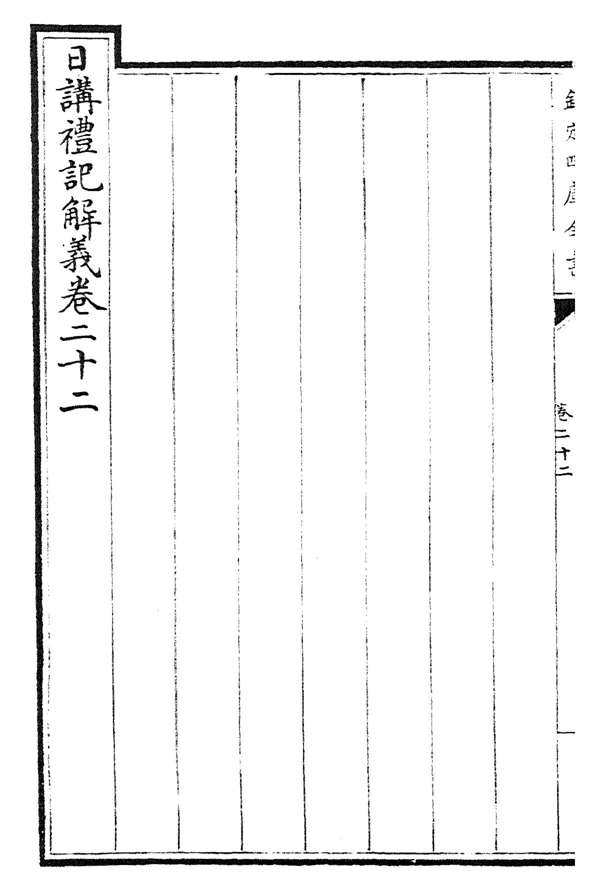
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利者吾弗知也

此言居喪奪情之非禮也子夏問人子遭三年之喪既卒哭而金革之事無敢辭辟者為是禮當然與抑其初或有司逼遣之而然與孔子言在乎夏禮殯後即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而致事記有之三年之喪君不強其任事以奪人之親臣亦不可干事以自奪其親其此之謂乎子夏又問然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於禮非與孔子言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卒哭而征之是急王事而



有為為之也今居喪而用兵以逐利者吾不知其何禮也案鄭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周則卒哭而致事孔疏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此云伯禽卒哭蓋母喪也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方　煒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文王世子

此篇詳言教世子之法因首述文王之為世子故以名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此言文王之孝行也內豎內庭小臣在察也末猶勿也原再也昔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每日必三不特朝夕二朝而已方雞初鳴即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直日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必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若王季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步不能正履以至王季復膳然後文王亦復初平時食上必親察視寒煖之節食下必問親所飲餕以知其嗜好又命膳宰勿以所食之餘再進必既諾而後退不敢怠於退安也蓋由愛慕發於天性故即問安視膳之常節而行之必致其誠此所以為世子萬世法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

閒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此因文王而及武王之事也帥循也閒瘳也武王事親於文王之道率而行之而不敢有加焉當文王有疾武王常在側至於不說冠帶而養侯文王一飯然後亦一飯文王再飯然後亦再飯盖旬有二日疾乃

瘳云文王因問武王曰女有何夢矣武王對以夢天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祥也武王對以西方有九國未賓其為君王終當撫有之兆乎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謂之齡言年壽視齒也我年當百以夢言之爾當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至九十七乃終武王則九十三而終案聖人人倫之至故所行者不可以復加文王之止孝武王之達孝一也與齡之說則於理近誣不必信也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此言周公教成王之事也阼階東階也古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故繼體臨朝謂之踐阼抗舉也昔成王年幼未能涖阼而行天子之事周公為相輔王踐阼而治天下以其幼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故舉世子之法以教伯禽俾王有所視效或王愆於法

則撻伯禽以警示之凡此所示之道即文王所以為世子者而王所宜法也案書但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官不言踐阼而治也時成王已弁其非不能涖阼無疑此與明堂位之云皆妄說矣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此承上文而推言教世子及教士之法也學教也士

即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者干盾也戈鈎戟也羽翟雉之羽籥笛屬東序夏學名周立四代之學故東序為太學也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贊助也胥即大胥凡教世子及教士必有時焉所以定其志專其業也春夏陽氣發動則教以干戈之武舞秋冬陰氣凝寂則教以羽籥之文舞而皆在於東序其學以干也則掌於小樂正而大胥贊之其學以戈也則掌於籥師而籥師丞贊之當教舞之時胥更擊鼓以

為南音之節則聲容備矣案南方之音和平溫厚而可以養人之性情詩所謂以雅以南是也舊注以為南夷之樂殆恐未然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此申言時教之事也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春夏不特教干戈而已因陽用事而更教之以其聲則春誦詩夏調弦大師必詔告於瞽宗以瞽宗乃樂之祖

也秋冬不特教羽籥而已因陰用事而更教之以其

事則秋學禮有執禮之官詔告之冬讀書有典書之

官詔告之禮亦在瞽宗者同於弦誦也書則在上庠

者始於唐虞也陳氏祥道曰言書禮則知誦之為詩

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意固可

以互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

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

此言先王命官分教之事也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因乞善言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時皆以先王之法合會而相告語也舞干戚即祭禮祭必用舞語說即合語之禮命猶辭也謂乞言之辭命數謂篇章之數凡報本反始而有祭尊年尚德而有養老乞言援古陳義而有合語之禮其威儀容節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復就此學舞

干戚語説命乞言者而一一授之以數然後大司成
舉小樂正所詔之儀節大樂正所授之篇章皆論説
之而並在於東序焉蓋先王之教甚詳而有序故先
之小樂正以習其儀繼之大樂正以考其數終之大
司成以究其義理則自淺至深雍容詳盡所以成徳
而達財者在是矣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
事未盡不問

此言國子侍坐請問之儀也席廣三分丈之一閒猶容也容三席所謂函丈也凡國子侍坐於大司成者布席與大司成遠近容三席如此則不至於不相聞亦不至於太相逼而可以致問問畢則卻就後席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者其問事時若有教而已猶未達必待其言之盡然後再問而不敢遽問以參錯之也案此即曲禮所云先生問焉終則對者凡以明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此類言釋奠之禮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但奠置於地而無迎尸食飲旅酬之節以主於行禮非報功故也先師謂先代明習此事者凡在學者時當乎春則大師之官必釋奠於詩樂之先師至秋冬亦如之以其為道藝之宗也凡諸侯受封天子命之教而

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其行事又薦必以幣有加禮也凡釋奠者禮分隆殺而皆必合樂惟國有凶喪之故則否耳凡大合樂之時天子既視學必遂適東序而養老又非尋常合樂之可擬矣案春官釋奠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葉氏夢得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教其重道也合樂教其崇德也養老教以致孝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此言小學論士之法也成均五帝太學之名凡論辨於郊學之中者必以賢才為重而取之斂之或以德進是其賢也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其才也即有曲藝欲試皆必戒之使習以待再語而考論之三事有一節可取乃進之於同等之中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而不稱士者以其藝成而下故較之升於成均以

及取爵於上尊者猶為遠之也案郊謂四郊之學待又語謂不與上語於郊同日耳非春又待秋秋又待春也成均謂俊士由司徒論定而升於國學者取爵於上尊謂鄉以賓禮升之司徒者上尊堂上之尊郊人猶在郊學遠之於俊選二士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此言立學器成而釋菜之禮也興當為釁東序與虞

庠東西相對此蓋釋奠於虞庠也諸侯始立學者凡禮樂之器塗釁既畢必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然後釋菜以告用其禮以簡質為敬不用舞斯不授舞器禮畢乃退禮其賔於東序惟行一獻之禮無僎介無合語可也案胡氏銓曰僎禮其賔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朱子曰語即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此俱與疏意不同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内也禮所以脩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此言教世子必以其道也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凡三王以世子為天下之大本而端其豫教未有不以禮樂者蓋樂由中出所以治心而脩其內也禮自外作所以治身而脩其外也至於教之之久則明乎禮樂之意而交錯於中達乎禮樂之文而發形於外有分之而無可分者是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

而已恭敬溫文而已則禮樂之為益顧不大與真氏德秀曰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然樂雖脩内由内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内二者醺釀涵暢相與無閒此德之所以底於成而教之不可不豫也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

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必擇其人也養者涵育薰陶之意四輔師保疑丞也一云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疑字

未詳朱子謂是有疑即問之意先王之教世子以禮樂為具而必以人倫為本於是立大傅少傅以養之而俟其自化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以身教故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以言教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詳審曉喻之即一行步而大傅在前少傅在後一居處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所以教易喻而德易成也夫天下無事外之德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天下無身外之道保也者

謹慎世子之身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古記有云凡
虞夏商周之教世子必有師保有疑丞以為四輔有
大師大保大傅以為三公官不必備而唯在乎得人
此盖謂貴得能者而使之苟非其人毋寧不備也必
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德德成則法立而教尊教尊
則稱職而官正官正則上行下效而國治此為君者
能自得師之謂也而所以教世子者可知矣真氏德
秀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

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也案周禮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其職蓋如此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此賛美周公之善其君以起下文也于迂同仲尼嘗

曰昔者周公攝理政事踐阼而治舉世子事君親長之法以教伯禽使成王觀此而知世子之道事近乎迂而實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昔人曰為人臣者殺其身而有益於君則亦當為之况迂其身以善其君又其易焉者乎固宜周公優為之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

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
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
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此承上而極言教世子之宜慎也家國無二理是故
知所以為子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為人父知所以為
臣然後能推之而可以為人君知所以事人然後能
推之而可以使人昔者周公以成王方幼而不能涖
阼若教之為世子則又無為子之處也是故抗世子

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成王相觀而善因以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夫周公之善其君如此而況君於世子以云親親則父也以云尊尊則君也既有父之親又有君之尊然後能兼天下而有之而盡乎君父之道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明禮樂擇保傅而致其慎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

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此言教世子齒讓而化以成也學之教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天下有行一事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則序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讓於學在國人之不知禮者見而疑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其知禮者從而曉之則曰此唯父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復曰將君臨乎我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曰此唯君在故禮有然夫然而衆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又曰將君臨乎我

而乃同我齒讓者何曉之者又曰此唯長長故也夫
然而衆皆知長幼之節矣所以然者世子雖貴而當
其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其守子與臣之節行
此齒讓正所以尊君親親也是故教之為父子焉教
之為君臣焉教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
得而無失則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而國無不治
矣古語曰有樂正以主其業有父師以主其成則一
有元良在上而萬國因之以貞正世子道得國治之

謂也夫樂正司業即所謂大樂正授數者也父師司
成即所謂大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
一有太甲篇作一人朱子曰書本謂天子而元良初
不謂太子也古人引經多如此今但隨文觀之可耳
周公踐阼
案此篇中如文王之為世子也句教世子句周公踐
阼句鄭注皆以為題上事蓋章段之目標列於後而
誤入本文非有義指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此因言教世子而及庶子所以正公族之事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夏官司馬之屬正政同主正公族教國子者也自教世子而外更設庶子以為政於公族於凡公卿大夫士之子而皆有以教之教之孝弟以事其上睦友以善其交子愛以恤其下此所以明父子之義與長幼之序也案周道親親而莫先於正名

定分明父子之親而曰義明長幼之情而曰序則名正分定親親者自永保於弗替矣

其朝于公内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此言公族之朝禮也司士亦司馬之屬公族之朝於公者其在於内路寢之庭則均為同姓立於西方而面向東以北為上雖臣有貴者必視昭穆之長幼以次而南論齒而不論官也若朝於路寢門外則同姓

與異姓一以官之髙卑爲序而司士治之不論齒也
蓋内朝親親使之知一本之戚外朝貴貴使之知分
職之嚴先王所以惇叙九族者如此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
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此言公族在宗廟之禮也宗人掌宗廟之禮百官之
職事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
空奉豕上嗣嫡子之長者公族若在宗廟之中而助

祭則一如外朝之位論官而不論齒至廟中各有其事則宗人之典禮者授之或以爵而分不相踰或以官而職不相侵必有辨也其升堂而食餕餘及獻酢受爵諸禮則必以上嗣為之雖同姓之長兄弟異姓之長賔皆不得與所以親親也案特牲禮祝酌爵奠於鉶南侯主人獻内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賔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舉鉶南之奠爵於是尸執奠爵嗣子進受飲之拜答各以禮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

爵洗酌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至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乃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而餕所謂登餕也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先餕者以餕為重也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與受爵亦登堂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此申言公族在内朝之禮也應在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公族之朝於内朝而必以齒其位次之上下皆庶

子治之雖有三命之貴不敢踰於諸父諸兄也鄭氏曰此唯於内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謂爲别席獨坐在賓之東不在父兄行列中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言公族之喪禮也大事謂喪事其有公喪臣爲君皆斬衰然升數之多寡各依本服爲序而使精者在

後麤者在前雖公族之相為服者亦如之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得在上而為喪主蓋以服為序則親疏不淆以次主人則適庶不混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此言公族之燕禮也若公與同族燕食其人雖衆而初為一本無賓之之道則立異姓一人為賓而使膳

宰為主與之酬酢君則自與父兄列位以序齒族人燕食各隨世而降一等如一年中齋衰四會大功三會小功再會緦麻一會有與有不與也案此亦庶子掌之其不忍以賓禮待族人者所以篤親親之仁不敢以主人待君者所以盡尊君之義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此言庶子從公及公行爲守之事也禰當作祧國有戎事而君親出必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祧則使庶子守之而異姓不得與公若因朝覲會同而有出疆之政則公族之不從行與無職守者皆庶子掌之而使分守公宮如卿大夫士之適子爲正室當從太子而守於大祖之廟諸父則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則守下宮下室吳氏澄曰諸侯之廟始祖稱大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四親廟若親廟外別有廟如魯仲

子之宮則稱下宮也大廟貴宮下宮共為都宮室宮中之室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此言庶子所治吉凶之禮也告喪曰赴免謂袒免有司即庶子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承即襚也襚服所以承身者諸侯立廟高曽祖禰與

大祖而五大祖百世不遷以下則親盡遞毀如祖廟未毀則同為高祖之孫者雖未祿仕而為庶人冠婚必告於君死必赴練祥亦必告不以貴賤而忘吉凶之問也若喪服已窮而族有死喪其相為也或六世以往者宜弔而不弔五世者宜免而不免是為廢禮而有司必罰之至於賵賻承含亦必隨其親疏治以正禮焉鄭注云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案祖廟未毀冠取死喪皆告此言同四親廟

者族之相為五世免而六世以外皆弔此言同始祖

廟者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

服親哭之

此言公族制刑有法外之仁也懸縊殺之曰磬甸人掌郊野之官纎讀為殲刺也剸割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讞議刑也殺牲盛饌曰舉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無不至而猶犯焉罪固不免矣於是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之應纎剸者亦必鞫訊於甸人五刑之用惟公族無宫刑凡獄辭之成有司議於公其為死罪則曰某之罪應在大辟其為刑罪則曰某

之罪應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執法而又曰是固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則又曰在辟及至三宥有司不復置對走而出即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終必赦之有司對曰法已行而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為之素服食無盛饌變乎常禮一如其親疏之等而無服親哭之於異姓之廟鄭注云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盖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於凶事為吉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

以采為領縁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而不在五服之限也劉氏智曰諸侯於兄弟弔服加衰絰此無服但素服不加衰絰案親親之道必自上始而禮言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何也禮有實有文不飲酒不食肉不内寢禮之實也衰麻之服禮之文也公族以罪誅猶且為之變如其倫之喪則知所絶所降者其文也其實如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内當未之有異

也是故程子曰有罪者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

有服矣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

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申言庶子所以正公族之義也公族朝於内朝以有服屬故進之於内以親之也雖有貴者以齒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異姓咸在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有德者爵乃貴所以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唯賢者能任事所以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致重於繼祖者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使服重者居前不奪人本親之恩也公

與族燕則以齒不以君之貴加於諸父諸兄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疏數視乎其屬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使神有憑依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賤讓於貴而讓道達矣案孔氏曰適子守大廟是尊宗廟之室君臣之道著明也方氏慤則謂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而正室又其正者今從之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

此申言冠婚喪禮之義而及其效也五廟之孫當祖廟未毁時雖賤至庶人冠娶與死必告必赴者以在五服之内不忘親也親未絶而遽列於庶人者爵不及於無能而賤之也若弔臨賻賵禮以敬施又所以

和睦而友愛之也古者庶子之官治則恩明義美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化行而衆向方矣蓋古之為治者自内以及外此亦家齊而后國治之意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此申言公族制刑之義也術法也與猶許也慮度也

公族之罪雖親必刑者以不敢干犯有司之正法故與百姓一體而治也刑於甸人而不於市者不許國人見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其弗弔弗為服雖親哭而必於異姓之廟者為其辱祖故遠之也猶素服居外不聽樂而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絶之理也公族獨無宫刑不忍翦絶其類也向以此為錯簡當在古者庶子之上吴氏澄謂刑殺非美事故離而言之殆非也刑賞皆忠厚之至豈為非美

事哉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

此言天子為養老而先視學也大昕日初明時也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有司司教之官興舉也秩節猶言常禮當天子視學則於日之初明學中必先擊鼓以徵名學士所以警動衆聽而使早至也學士畢至

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舉釋奠之常禮於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復命於天子天子始往於養老之處蓋即大學中之東序也案天子視學有四養老與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是已天子之大學備五學之制中為成均東曰東序即東膠也西曰虞庠南曰辟雍或以為東序在郊者非是

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

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此言天子養老之禮也闋終也天子至東序既釋奠於先老遂設養老之席位三老設於牖前南面禮如賓五更設於西階上東面禮如介羣老設於西階下

北面禮如衆賓天子乃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諸養老珍羞之具然後出迎三老五更及羣老於其入門遂作樂聲發歌咏以延進之俟就位於西階下天子酌醴獻之乃退是脩之以孝養也老更既受獻反升就席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既歌而旅酬因共合語以成天子養老乞言之禮也其所語者明乎父子君臣長幼之大倫合乎清廟詩中所咏文王德音之極致此皆禮之大者也登歌之後堂下以管而奏

文王象舞之曲庭中以干戚而舞武王大武之舞大會衆學士以有事於養老其懽忻鼓舞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於是乎正君臣之位與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矣有司以樂闋告王乃命來朝諸侯及鄉遂之吏與禮席者使反國而各養其老一如此東序之禮是天子之仁恩終將徧及於天下也案鄭注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蔡氏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

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據禮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此非一人明矣語談說也鄉射記云古者於旅也語養老之禮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犒人樂正笙師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以事也於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為君三公六卿之為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終之以仁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

於朝州里騝於邑是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此申言養老之義而見其備衆德也自虞夏商周以來皆有養老之禮是故後聖之記序其事也本諸孝弟而慮之以大省具而愛之以敬親迎而行之以禮

獻薦而脩之以孝養合語而紀之以義推恩而終之以仁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無不備也夫終之仁而本於始之大如此則古君子之舉大事既必慎其終始而衆人又安得不曉喻乎孝弟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即養老於學而必慎其終始之謂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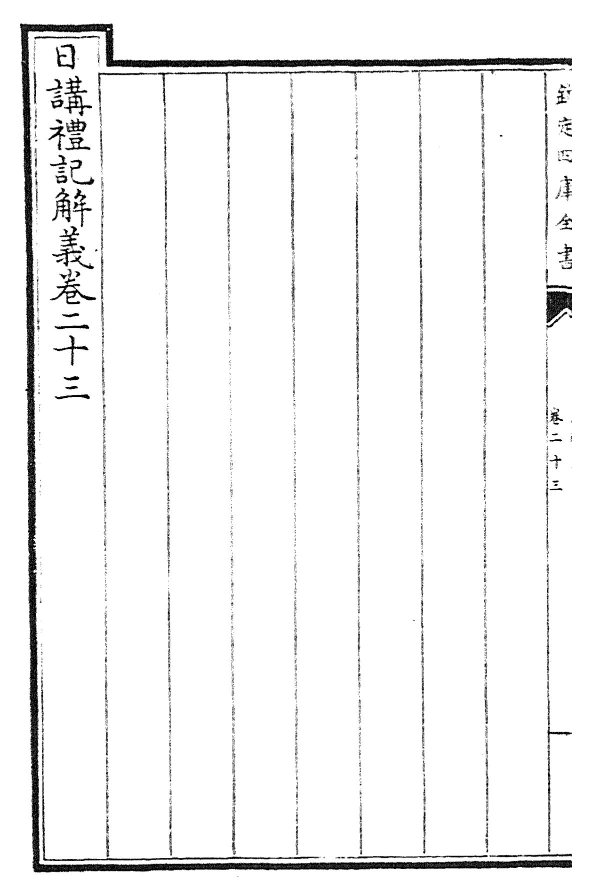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

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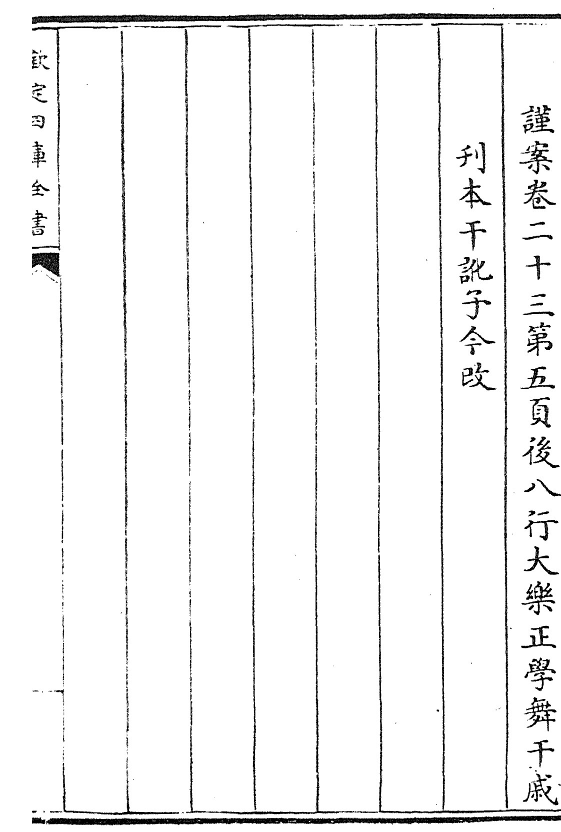
此引世子之記以結篇首之意也親齊玄而養謂養疾者衣齊時所衣之玄端服也古世子之記曰世子

事親之禮必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豎曰今日之安否何如必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或有不安其常節内豎以告世子則世子色憂不復能備飾其儀觀之美至内豎言已復初世子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親視寒煖之節食畢而徹問親所膳之品味於庶羞必知所進以命於膳宰而後退若内豎言疾則親自齋戒著玄冠緇布而致其養於膳宰所上之食必敬視之疾所服之藥必親嘗之

親嘗餕而多則世子亦能食若嘗餕少則世子亦不能飽必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皆以親心為心也方氏慤曰文武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制行不制以己故錄此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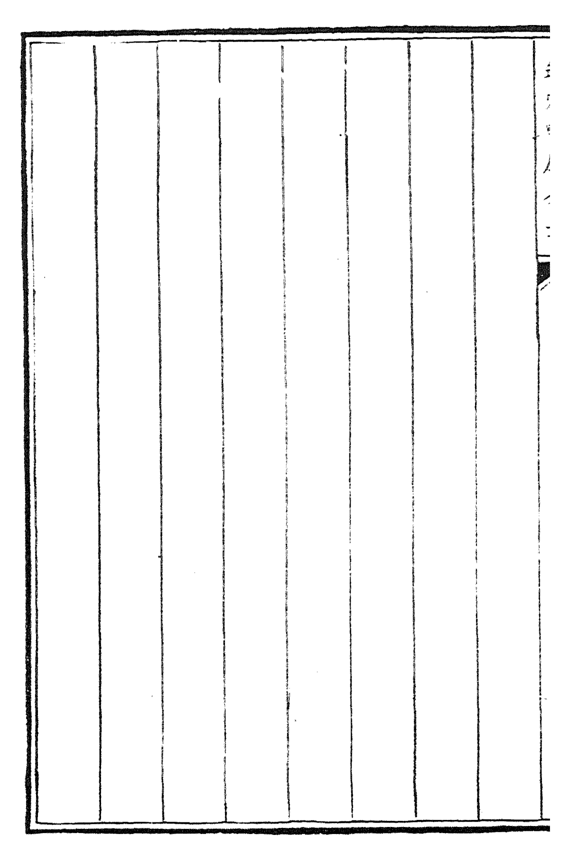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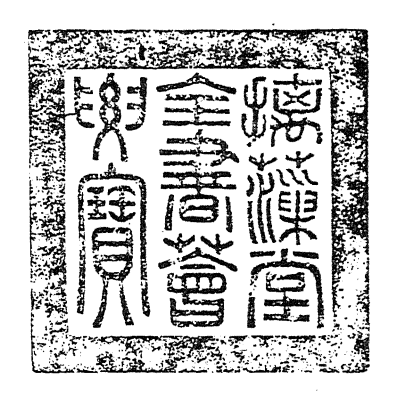
日講禮記解義卷二十三



謹案卷二十三第五頁後八行大樂正學舞干戚

刊本干訛子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方煒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震